

天津
大学
出版社

刘丹青 讲授 曹瑞炯 整理

语言类型学

中西書局



语言类型学

刘丹青 讲授 曹瑞炯 整理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类型学 / 刘丹青讲授; 曹瑞炯整理.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 12
(“大学讲义”丛书)
ISBN 978-7-5475-1336-1

I. ①语… II. ①刘… ②曹… III. ①类型学(语言学)
—研究 IV. ①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0304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语言类型学

刘丹青 讲授
曹瑞炯 整理

责任编辑 朱彦 郎晶晶
特约审读 盛益民
装帧设计 黄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22
字 数 324 000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336-1 / H · 073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6012351

| 目 录 |

第一讲 当代语言学背景下的语言类型学	1
1.1 类型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还是流派?	2
1.2 三大学派的关系	9
1.2.1 形式学派	10
1.2.2 功能学派	12
1.2.3 类型学派	15
1.3 三大研究范式	19
1.3.1 三大范式方法上的各自特点: Test, Text, Attest	19
1.3.2 三个学派在具体研究方面的主要差别	26
1.3.3 如何用三种方法研究同类课题	52
1.3.4 略说认知学派	62
第二讲 语言类型学的方法论基础(上)	65
2.1 类型学形成发展史简述	66
2.2 Greenberg 的语序类型学	85
2.2.1 蕴涵性共性与四分表	85
2.2.2 蕴涵、衍推与优势语序的发现	108
2.3 语序类型学的发展	121
2.3.1 Dryer 对和谐性模型的发展	121
2.3.2 Hawkins 的无例外语序共性和基于量化的跨类语序 和谐性	129
2.3.3 蕴涵共性和倾向性共性	133

第三讲 Greenberg《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共性》精讲	139
3.1 基本语序.....	145
3.2 句法部分.....	158
3.3 形态部分.....	178
第四讲 语言类型学的方法论基础(下)	191
4.1 蕴涵性共性的延伸:语言现象的等级序列	192
4.2 用原则表示的语言共性.....	210
4.2.1 语序模型的基本观念	210
4.2.2 一般原则	216
4.2.3 特定原则	230
4.3 语序共性的解释.....	239
4.3.1 语言共性的解释问题	239
4.3.2 语序共性解释举例	246
4.4 余论.....	267
第五讲 语言库藏类型学	271
5.1 语言库藏.....	273
5.2 库藏类型学及其创立的背景.....	276
5.2.1 创立背景	276
5.2.2 核心功能、扩张功能、边缘功能	283
5.3 库藏类型学的主要课题.....	287
5.3.1 形态库藏类型学	287
5.3.2 词类库藏类型学:量词个案	288
5.3.3 句法结构库藏类型学:并列/连动结构个案	293
5.3.4 从语义、语用角度看库藏类型学	297
5.4 小结.....	300
附录	303
附录 I	327
附录 II	329
附录 III	330
参考文献	336

| 第一讲 |

当代语言学背景下的语言类型学

1.1 类型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还是流派？

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讲课的时候,开场白说的是:语言类型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流派、一个学派。我今天仍然使用这两句话作为本课程的开场白。

但是我现在讲这句话跟我十年前讲的含义可能不完全一样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当我说“语言类型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类型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学派”的时候,这两个命题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谁能够说一说?【学生回答:分支主要是研究语言的一部分,而流派则研究语言中所有的内容。】这是个基本成立的回答,你主要是从外延上来说,是针对研究的对象而言的。还能不能从内涵上来说说,作为一个分支和作为一个流派,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从它和语言研究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上来说,分支和流派有什么区别?作为分支,它和其他分支是什么关系?作为流派,它和其他流派是什么关系?【学生回答:流派更大,也更为独立。】对。这个比较接近我说的含义。分支是大的系统里面的一个部分;而流派呢,独立性就比较强。如果说得更加尖锐一点的话,作为分支,它和其他分支之间更多的是合作、配合的关系;而作为一个流派、学派,它和其他学派有一种竞争的关系,至少会有不同的学术、治学方面的方法和态度。

如果把类型学看作分支的话,可以说它就是语言学里面主要负责进行跨语言比较和进行跨语言提炼、理论提升等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它是一个 labor division(劳动分工合作关系)。有的理论,它是注重从单一语言或个别语言的深入研究中去探求语言的本质;而语言类型学呢,它是负责进行跨语言的比较。所以跨语言是类型学最本质的属性。

但作为一个流派就不一样了。流派成立的前提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而且这种学术理念、思想和其他流派的理论、思想应该

是有所区别的。那么语言类型学的学术理念和思想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思想是所有有关人类语言的属性，包括它的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跨语言观察研究的基础之上。据我所知，可能不一定有哪一个语言类型学家做过这么明确的表述。这是我从众多语言类型学家的思想中间体会、概括出来的。类型学跟别的流派区别就在于，别的流派不是完全不关注跨语言的比较，但是他们在构建某个理论假设或者论证某个理论存在的时候，并不像语言类型学家那样，时刻把跨语言的思路和跨语言的验证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类型学它又是一个流派。

我在十年前这么说的时侯，大致是把这两者放在同等位置的，或者认为这两种表述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语言类型学它既是一个分支，也是一个流派。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想就我的体会做一点新的补充。实际上，它们两者的范围是不完全等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分支的类型学和作为流派的类型学，它只是大部分的交叉，但不是完全地重叠。因为作为分支意义上的语言类型学家，他更多的是形式语言学家或者功能语言学家，他并不完全认同语言类型学的理念，只是也从事语言类型学分工所做的这些事情，在学术理念上面更多的是有形式学派的一些思想，或者是功能、认知学派的思想占据压倒性的地位，他研究语言类型学只是为所秉持的理论服务的。

比如说麻省理工学院的 Ken Hale 教授(六十多岁就去世了，很可惜，他是位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他做了很多跨语言的比较，他也是类型学里面一个学派的领袖。但他是属于形式语言学派的，他研究的是生成语法的类型学。所以，从分工意义上来说，他做的是类型学研究，但是，在理念上并不认同那些经典的类型学家，他研究类型学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所以，他本质上是一个生成学派的学者，但他确实做了很多跨语言的研究。因此，可以说他是个具有“分支”意义的类型学家，但不是具有“流派”意义的类型学家。

再比如说 Talmy Givón，他也做了很多的类型学研究。他调查过中国周边的语言，比如跟藏语非常接近的一种藏缅语 Sherba(夏尔巴语)，他请了一些喇嘛做发音人，然后记录了一些语言材料，写在他的

《句法学导论》(*Syntax: An Introduction*)^①里面。但是他本人更主要的是一位功能语言学者,美国西海岸学派的功能语言学者。像 Givón、Sandy Thompson、Wallace Chafe 这些人,他们提倡以篇章为主来研究语言的功能,这是美国式的功能语言学家。虽然都算是功能学派,这一派的学者跟后来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早期讲的功能语言学主要是指这个。像我们社科院语言所的张伯江老师、方梅老师,他们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这个流派的,再如移美学者陶红印教授(Thompson 的学生),也都属于这个流派。这些功能语言学家,也做一些类型学的研究。

因此,我说的“语言类型学家”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就在跨语言的比较,并且他不愿意在语言比较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就随意地提出一些理论的假设。

所以语言类型学在某个意义上,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理念的;但在某个意义上,又是最不符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它最符合是因为,在现在语言学的流派中间,语言类型学是最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的,而且这个表达是带有语序象似性的,即不能倒过来说“讲道理,摆事实”。因为形式学派以先讲道理再摆事实见长,它提倡假设;而语言类型学呢,更多的是先摆事实再讲道理,这个符合中国人的学术传统。而“摆事实,讲道理”这句话能够在中国流传,也是因为符合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先要讲事实,然后再来讲道理。

但是,类型学又是最不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理念的。一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语言学者是很不注重跨语言研究的。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今天我们有法定的 56 个民族,而实际上的群体还不止这些。《中国的语言》这本书收录的是 128 种语言,根据社科院民族所学者们的意见,实际上发现的语言已经达到了 130 多种。但是如果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让你们去找找中国古代文献中少数民族语言的资料,那可就把你们难住了。汉族作为这个国家的主导民族,只关心汉族自己的语言。我们一直讲我们有 5 000 年的文明,我们有 3 000 多年的文献,但就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里面,也很难找到

^① Givón T. *Syntax: An Introdu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1.

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可以说我们几乎已经到了对周边这 100 多种语言完全无视的状态。没有人去研究,更没有人去教学,没有人去记载。最多在有些书里面,零星记载几个词语、句子之类的。所以我们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的了解,微乎其微。有历史的都是那些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比如说,藏文、彝文记载了一些历史上的东西。如果少数民族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汉文的文献中基本上也没有。

另一方面,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又引进了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是按照语种来划分学科,所以培养的人都没有跨语言的眼光。中文专业搞语言的人、外语专业搞语言的人和民族语专业搞语言的人,从一开始就被切分在不同的学科里面了,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而且在中文系里,搞语言的人又被分成古汉语的和现代汉语的,搞现代汉语的人又被分成搞方言的和搞普通话的。所以每个学科每个人的培养方向都只是培养某个语种的专家而已。我们的学术环境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跨语言眼光的学术环境。从这点来说,语言类型学又是跟我们传统学术相差最远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学科在我们国家的学术环境里面迟迟得不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有的这种学科体制如果还继续下去,那么这种困难局面也还会继续下去。

尽管从学者个人来说,可以冲破这个限制,但是就学科架构而言,这种趋势在近些年还有反方向加剧的趋势。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学会都是按照语种来分的,如民族语言学会、现代汉语语法学会、方言学会,然后方言学会也要分成开粤语会的、开吴语会的、开闽语会的、开客家话会的,他们都要我去开会。我说我不是具体某个方言的专家,并不是对所有方言学的问题都感兴趣,而且也确实没有这么多精力去参加每个会议。另外在历史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会,觉得不够,就又开了近代汉语的会议,开了一阵子觉得还不够,又再开了中古汉语的会议。而培养对人类语言关怀的更大的学术视野,我们的土壤是不够的。尽管我们这些年有了一些进步,有了一些改观,但是整个学科的传统制约力量也还是非常之大的。这是语言类型学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一些特殊的困难。

语言类型学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它特别重视经验,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经验学科,这种理念跟中国的学术传统还是很契合的。只要我们打开了语

种之间的壁垒和界限,那么类型学的研究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语言类型学在语言学里的地位,似乎相当于文化人类学在整个社会学科里面的地位。可以说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东西是无所不包的:衣食住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有这些,宽泛地说,都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只不过,复杂的社会内部分工太多,它不可能全部都顾得过来。但是在美国,还是发展出了一门叫做“现代城市文化人类学”的学问,专门研究城市群体的城市生活方式。我在美国的一年时间,没上什么语言学的课程,主要是在研究、学习、了解文化人类学。我觉得这就跟类型学的思路非常接近,它们看问题的眼光都是跨文化的。

记得有一年,不知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是21世纪初的时候,我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条新闻,当时就很感兴趣,说是那些跨国公司现在越来越喜欢招收人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特别喜欢把他们用在 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部门。现在的商品市场越来越倾向于全球化,员工的来源也越来越全球化。你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民族的眼光里面未必是天经地义的。而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打破这种单一文化的视野,建立起一种跨文化的视野。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在进行人际交往、处理员工的事情之时,就会更加地了解、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所以这样的人才自然会更受欢迎。

与文化人类学类似,对语言类型学而言,就是要知道人类语言真正本质的核心共同点是什么,而哪些部分实际上是可以有差异,可以有变化,可以 variable(可变量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varieties(变体)。文化人类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走俏,预示着语言类型学的学者在语言学领域的受欢迎程度也会提高。因为具有跨语言的视野之后,他就会对很多语言现象有更加透彻的理解,不会一接触到跟自己传统模式不一样的东西,就用一种扭曲的眼光去看待。

——拿儿童语言习得那个框架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破儿童时期习得的具体语言,要挖掘里面更深层的有共同性的东西。同时也要理解,在共同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不足为奇的,只不过是更深层的语言本质的外在的多样化的表现而已。语言类型学的重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把很多东西落实到很具体的操作性层面上

来,但是我们首先要解决更理念性的问题,同时那些操作性层面反过来帮助我们树立这种理念,即看待语言的多样性的时候,要打破自己头脑里面的单一语言的目光和常识。我们为什么要编写《语法调查研究手册》^①这本书?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些调查方案都是基于单一语言,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一个普通话说话人的观念以及在普通话里面受到的语法体系的教育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来,语言多样性就得不到准确的、客观的记录和反映,更谈不上很好的研究了。所以我们希望这门课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在跨语言的眼光的建立方面,让大家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作用。

这门课也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为语言类型学者。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之下,不同学科的人应该都能从语言类型学的理念及其具体问题的探讨中得益。所以,我也是不限于从哪个专业来招生的。只要是从事语言本体研究的,都可以来报考,也都有可能录取,重要的是,要有基本的语言学素养。跨语言的眼光我们可以到这儿来逐渐地培养。

我把语言类型学称为一个语言学的流派,我们就把这个流派再放到当代语言学的大背景下来看。当代语言学,大致上来说最有影响的就是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在美国,形式语言学是占主流地位的。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也是如此。

有的学者把语言类型学跟功能语言学联系在一起。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从流派意义上来说,语言类型学学者跟功能、认知的学者靠拢得或者结盟得更多一些;但是从学术分支的角度来说,不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形式学派、功能学派也有很多人是做类型学的研究,所以类型学不等于是功能学派。而且做类型学研究的,虽然有功能学派或者认知语言学的理念,或者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解释,但却不会像功能学者那样的强烈、坚决,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去证明功能学派的某个观念,也不是基于假设然后再去证明,更多的是基于语言事实,从中提炼出理论来。所以“功能—类型学派”这样的说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但并不是准确的反映。比如说,现在在荷兰莱顿大学的华裔学者郑礼珊老师

^① 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c。

(Lisa Cheng), 她的博士论文就叫做 *Typology of WH-Words* (《疑问代词的类型学研究》), 但是她是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生成学派学者, 是乔姆斯基的博士。她的丈夫 Rint Sybesma (中文名叫“司马翎”) 也对语言类型学有一定的兴趣, 他们在莱顿大学做的一些大项目里面就包括了对于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语法项目的比较, 也有些学生在调查吴语、闽语方言, 还有云南的、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但他们的做法跟典型的或者原型的语言类型学家不完全一样, 他们是基于生成语法所关注的一些课题, 来进行跨方言、跨语言的调查比较, 属于那种 Principle and Parameter (原则与参数理论) 之下的类型学的研究。有一本书叫做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①, 讲语言类型学的诸方法和诸流派。这些研究取向里面, 其中有一个叫做 Principle and Parameter Approach, 就是原则与参数派的类型学, 这一派就绝对不能说是功能学派了。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语言类型学说成是功能学派。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一种三分的(形式、功能、类型), 甚至四分的(形式、功能、认知、类型) 观念来看待语言类型学在当代语言学里的地位。我们认为, 凭着语言类型学自身的学术理念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足以单独作为一个语言学的流派, 有别于典型的形式学派和典型的功能学派。

① Masayoshi Shibatani, Theodora Bynon. (eds.)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三大学派的关系

下面,我就按照《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①里面的内容,简单地说一下这几个学派之间的关系。

我这里说的“功能学派”更多是指以 Givón、Thompson 等学者为代表的美国西海岸学派,这是更经典的功能语言学,既不包括现在热门的认知语言学,当然也不包括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是完全独立的,它与形式学派相同而区别于一般功能学派的特点在于:该学派完全是围绕一个个人而形成的,只是影响远远没有乔姆斯基派大而已。在形式学派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乔姆斯基相提并论,他是独一无二的领袖;系统功能语法也是围绕着 Halliday 一个人的。系统功能语法在美国并不受待见,可是在中国给人的感觉好像 Halliday 是很有影响的。这其中历史方面的原因。我的导师徐烈炯老师在一篇文章^②里面谈到过,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语院校送出去的第一批出国留学和交流的学者,主要是送到了澳大利亚。那时候在澳大利亚 Halliday 的学说影响比较大,加之 Halliday 会说汉语,在中国跟王力先生进修过,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韩礼德”,因此这批学者受了 Halliday 很大的影响。回来以后,这批学者很快成为院校外语系统中的学术骨干,他们都把 Halliday 的理论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也就让人产生一种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巨大、是一个主要的学术流派的印象。实际上, Halliday 确实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每年会召开会议,全球有好几十甚至上百的学者参会。但是我说的“功能学派”却不包括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

① 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b。

② 徐烈炯: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外国语》,2001(2)。

1.2.1 形式学派

形式学派最根本的要点就在于,认为人拥有一种不同于动物且专门用于语言能力的内在机制。关于这种机制最根本的特点,我把它归纳为两条:第一是先天的。不过大家不要以为“先天的”就是形式学派特有的,好像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就能将形式学派区别于功能—认知学派了。光凭先天的这条还不够,一定要加上另外一条,就是独立自主的。为什么呢?因为认知语言学也认为语言能力最终反映的是人的先天的认知能力。Croft 的《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①里认为,在这点上功能学者跟形式学者没有本质差别:最终人类语言的基础是要找到它的生物学基础,都要有生物学的基础,都要有物种的基础。区别点在于,负责语言能力的遗传要素,到底是专管语言的,还是说人类语言的能力是人一般的认知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而已?功能学派认为没有独立的、真正本质的规则,它的规则只来自怎样有效地进行交际,怎样有效地进行认知,为了满足认知的要求,语言才变成这个样子。而生成语言学与它们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认为人类语言里面有先天的语言能力,一方面决定了动物永远到不了,甚至永远接近不了人类如此强大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决定了人为什么在别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思考能力都非常微弱的时候,却仍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么复杂的语言,而一个智力充分发达、认知能力发育齐全的非常聪明的成年人,即便在很多教学手段、科学手段、技术手段的帮助之下,也达不到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所能达到的语言学习效果。

乔姆斯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多少真正生物学、遗传学上的依据来说明他所谓的语言能力存在于何处。但是他用来立论的最重要的,就是人们解释不了的现象:既然说语言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认知能力变强了反而学语言的效果变差了呢?为什么还处于懵懂时期的儿童,二加三是几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么复杂的语言系统就给他学会了呢?而人们为了再

^① 威廉·克罗夫特:《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龚群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现语言系统要编这么厚的词典,要编这么厚的详解语法,也要做那么多的实验来证明语音是怎样发出来的,但他怎么在懵里懵懂之间,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一不小心就学会了”呢?所以乔姆斯基理论的魅力就在于,你说不是这样,那你来解释这个问题。乔姆斯基其实也没有真正用遗传意义上的、生理意义上的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他的这个假设能够更好地覆盖这个问题,而其他的假设呢,就是覆盖不了。语言能力和别的能力有如此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乔姆斯基的一个核心思想。

乔姆斯基强调语言是无穷的,通过事实的概括是没办法覆盖全面的,因为它是数学上的一个无穷大的集合。语言的本质是一套生成的机制,它能够生成无限多的句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一天说出任何你以前从来没说过,或从来没听过的话。比如,我今天说:“日本人把钓鱼岛撞船的船长放出来了。”这句话从来没有人说过,这句话的真值也是假的,事实上还没有发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从来没听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没有一个人或汉语使用者会对这句话的意思有半点不理解,对不对?所以要去描写事实是永远描写不完的,我们要去揭示的是使你能够生产出无限多句子的内在的机制,而他认为这是有限的。由于是有限的,所以小孩子很早就能学会。但是这个有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由于它藏得很深,所以并不能很轻易地获得。比方说,你到街上要买一瓶可乐是很简单的事情,你现在掏几块钱就能买一瓶可乐来,喜欢喝可乐的人,可以喝个饱。但是想赚钱的人就想知道这个可乐的配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然而就算是天天在那儿喝可乐,你也没法了解到这个可乐的配方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搞企业的人都知道,值钱的不是那个产品,而是生产产品的这套技术、工艺、设备的总和。语言是什么?我们接触到的语言都是那些产品,也就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讲的“言语”;而“语言”是生产产品的设备、技术、工艺,包括管理。

设备相当于我们头脑和生理遗传的、具体的、物质化的一些组织、器官,那么这些器官怎么运作呢?要揭示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乔姆斯基从年轻时候就已经成名,现在80多岁了,但是他年轻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也还是没有解决。像他这样的大学者,放在中国,要是谁有幸能够进入他门下,那是要拿出来炫耀一辈子的,但是乔姆斯基门里净出

“叛徒”：开创认知语言学的那些学者不少是乔姆斯基的追随者甚至亲授弟子，但他们在不相信乔姆斯基的观念之后，就打起了认知语言学的旗号。如 Lakoff 就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乔姆斯基的；还有 Sandy Thompson，她最早发表的论文也是关于生成语法的。乔姆斯基影响已经这么大了，他们不去追随，而是信了另外的东西，所以他们开始创了新的学派。Thompson 走了话语篇章功能这条路，Lakoff、Langacker 走了认知这条路。所以，虽然乔姆斯基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最确切的证据（如果他能够找到的话），他只能不断地调试，不断地探索。这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他关于 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的内容，也是在不断地调整。他曾经想覆盖很多方面，但是当语言类型学的事实摆出来之后，有一些东西覆盖不了。但他进一步地提炼，不把有些东西算在普遍语法里面，提出了 Principle and Parameter（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 就是制约所有人类语言的原则；而 Parameter 就是参数，有一个参数，就有几个选项，不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其中进行选择，所以导致了类型上的差异，“原则与参数”理论就是为了应对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而提出来的。那么到底哪一部分是语言共性、普遍语法的东西，到现在也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而另一些方面，他在收缩。一般认为递归性（recursive）是人类语言的特点，可是有人指出动物的语言也有递归性。那么递归性到底是不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差别？这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学者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而已，中国的学者总归也要有人对人类语言的本质发表意见，必须对人类语言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有我们自己的学术见解、学术态度。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关注更大的人类语言的世界，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语言专家、语种专家。我非常希望我们有很多在不同领域研究得很深的专家，但是除此而外，我们必须要有对于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的状况感兴趣的学者，形式学派就是探讨它的一条路子。

1.2.2 功能学派

功能学派相信，人类语言之所以会这样，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在演化